

席绢书友俱乐部推荐作品

樱梦秋著

影子姑娘



阡陌寄语

阡 陌

“嘉年华纯情系列”出版第二辑了。

第二辑奉献给大家的是什么呢？

除了有一位是“老”作者以外，其余全是“新”作者的新作品。

老作者詹美玲这一回有了新奉献，她的《风中情缘》写得颇有些神秘诡异的气氛，挺像一部港台侦破片，却又充满着纯真的感情。詹美玲在这本书中，注重写人物性格和人物内心世界。书中的“风”是一个神秘人物，他孤傲、铁一般冷酷，却又有一颗包裹着坚硬外壳的心；书中的记者林云波，旷达、开朗、豪放，虽然卷入了一场莫名的纷争之中，却从不退缩，几乎要殉自己的事业；警官邵诚，以及林云波的弟弟欧运航，个性格鲜明，使你阅后就留下印象，或者说难以忘怀。

“新”作者陈映雪是阡陌新收入旗下的一位来自新疆边陲库尔勒的女将，虽然初出茅庐，却身手不凡，一部《柳笋情仇》简直是侠情大片。她的文辞极为优美，语言运用也很老到，在看惯了卿卿我我的言情小说以后，看一看亚武侠式的侠情小说，一定可以转换疲惫的神经。

《月神之恋》的作者也是新加入阵营的女将，她来自南国的深圳，却写了一个西陲的近似于神话的古老而美丽的故事。故事写得十分流畅，叫人百转回肠。

《影子姑娘》是楼梦秋的新作，故事不是很新，但很圆熟，笔法不是很新潮，但是很顺溜，读起来很有点韵味。

上面这四位作者，是阡陌从八十余部自发来稿中遴选出来的佼佼者，当然也是幸运者，因为他们撞大运走到了全国的纯情小说书友们的面前，接受他们的品头论足。

较长时间以来,许多书友写信给我,埋怨和批评我,为什么只把目光盯着台港,为什么不挖掘和培养自己的纯情小说作家。阡陌是很重视大家的批评意见的,一直在物色好苗子,遴选好作品。一部书稿一部书稿地读,也请编辑部的朋友们读,终于发现了这几位很有发展前途的女将。她们都很年轻,但已有不短的习作经历,不停地刻苦地在写,而我做的工作只是搬走她们头上的砖瓦,松一松土,让这些春笋得以拱出土层,窜上天去,成为一篁修竹。

当然,毕竟是初学乍练,他们的作品会有一些不如意处,比起写了几十部书的四小名旦来也许还显稚嫩,但重要的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特色,不重复别人,也不重复自己(詹美玲的《风中情缘》与前一部《这个女人有点酷》相比,就大有长进。)相信在广大书友的呵护下,他们一定会迅速成长,谁敢说,我们自己的四小名旦不是出于他们之中呢!

欢迎批评,欢迎指正,也希望书友们的进一步呵护。

对于那些寄希望于阡陌的业余作者们,青年文学爱好者们,阡陌有以下寄语:

初、高中在校学生书友,你们的主要精力应该用于学习文化知识,因为一部满篇错别字的文稿,是得不到编辑的青睐的;

那些热爱写作,而又写出一些作品的青年朋友,作品写好以后最好解密,让你的朋友们先读读,或者就近找老师评点评点,那样会少走许多弯路,也不致于被编辑打入冷宫。

投稿的朋友必须谨记,出版社由于人手少,邮政费用高,无力负担大量退稿,因此按通行惯例对于投来的中、短篇稿子不负责退稿,请自留稿底。寄投长篇小说,如需退稿也需附足邮资,并申明必须退稿。

最后,阡陌在此声明:实在是精力有限,不可能尽阅所有来信来稿,一年来已收到来信 15000 余封,更不可能一一复信,为此向所有给阡陌写信而得不到回信的书友们表示歉意;也向投稿给阡陌而未被相中的朋友们表示歉意;向要求提出修改意见、要求阡陌重点指导而未获答复的青年文学爱好者表示歉意。

新书预告



嘉年华系列第二辑

月神之恋	原 子著	定价 8 元
柳箜情仇	陈映雪著	定价 8 元
风中情缘	詹美玲著	定价 8 元
影子姑娘	樱梦秋著	定价 8 元

最新防伪 全塑封套

水晶链丛书 汪孟苓 新著

新书预告



偷走侬的心	定价 7 元
拥有你最真的情	定价 7 元
我的世界只有你	定价 7 元
贴心交易	定价 7 元
我在日落深处等你	定价 7 元

最新防伪 全塑封套

偷走侬的♡

汪孟苓

她来投奔他，
放弃千金大小姐的身份。
可他什么表情……似乎很不情愿。
她才不管他愿意不愿意；
她跟定了他，不是为了还债，而是为了爱。

· 定价 7 元

目击证人

汪孟苓

她可真行当上了私家侦探
可一件案子没破，自己牵进了命案
不过不要着急，
傻人有傻福，她居然拣到了“爱”，
笨侦探遇上了真警官，
那可是故事说不完。

定价 7 元

我在日落深处等你

汪孟苓

他——一个不幸梦魇以后生下的私生子
她——一个纯情美丽的富家女
他们排除万难，才步上了红地毯
意外，发现两人可能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
20 年前一段难解的爱恨情仇
20 年后难舍难分的痴迷情缘
谁来解开故事的真相？

定价 7 元

拥有你最真的情

汪孟苓

财富的诱惑使他抛却了青梅竹马的女友，
真挚的情感使另一个他走到了她的身边。
但她一直封闭着自己的心，
但他要领她走出人生的误区。
他愿意用真心和无尽的柔情，
暖暖他守候着她。

定价 7 元

揭开你的冷面

汪孟苓

分明是个美人儿，却老摆出一张冷面
不过她愈冷，有人对她愈热。
如果可以，他真想揭开她的冷面，
看看后面究竟是什么。
为什么她可以对所有人谈笑风生，
独独对他冷面以对，
他一定要揭开她的冷面。

定价 7 元

贴心交易

汪孟苓

第一眼，便是那么令人难以捉摸
他脸上的微笑柔和似夏日轻风
她则冷若冰霜
他继而绽开更为热切的笑靥
她丝毫不肯软化
这一对新新人类，
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惊人之举。

定价 7 元

詹美玲

风中情缘

风中遇见了救星，
救星原本是杀手。
杀谁？谁杀？
警匪斗智斗法。
而女记者卷入了漩涡中心，
产生了说不清的恋情。
是情缘还是缘？
只有风知。

本书是女性武侠大世界中的第三本，虽是现代警匪争战故事，不无侠情展现。詹美玲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有不同于《这个女人有点酷》的全新表现。

定价 8 元

新书预告

水晶链丛书

危险情人

变身新娘

痴狂

揭开你的冷面

目击证人

柳箏情仇

陈映雪

柳如眉是武林最美的女子

她爱的人,却不爱她

因爱生恨,因情成仇

血海翻腾起浪花

刀剑闪烁起银光

爱得惨烈,爱得残酷

爱得轰轰烈烈,爱得缠缠绵绵

本书是女性武侠大世界的第一本亚武侠侠情小说,故事离奇曲折,文辞优美动人。

定价 8 元

月神之恋

原子

古代,疆场

贬官之女和月族俊郎

一段缠绵悱恻的故事

发生在沙海旷原之中

充满了异域情趣

处处是侠骨柔肠

本书是女性武侠大世界第二本亚武侠侠情小说,故事跌宕起伏,文笔流畅感人。

定价 8 元



爬了两座山，已是黄昏了。

呈现在眼前的一个充满田园景色的山间小台地，一层的梯田，栽满了色泽艳丽的大理菊。

含苞待放的花苞，迎着爽然的秋风，摇曳生姿。

迎着彩霞满天的向晚暮色，尹世成向大伙道：

“休息一下，大家讨论一下，是要直接下山回城里，还是继续未完成的行程。”

钱百丽首先叫：“唉呀！这样就回家，那多没意思！”队伍里，就数她的话最多。

“如果继续走，大概今晚得要在山中过夜了！”尹世成朝何玉惠、何玉玲姊妹俩掠过一眼。

“没关系，我们都带有睡袋，是不是？玉惠！”孟右军说

得又急又快，好像在替玉惠回答世成。

玉惠淡淡一笑，对世成微一颌首。

“好啊！在山上过夜，多美妙啊！”钱百丽很快又接口，“回去后，我才有得吹嘘！”

“其他的人有没有意见？”世成望向每一个人，征询他们的意见。显然，大家都赞成这个提议。

于是，休息了好一会，大家重新背起行囊，继续朝山里走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于是，尹世成就近找了个宽阔的场地，在众人合力下，升起一堆火；大伙掏出干粮，围坐在火堆旁一边吃、一边闲谈。

孟右军抱起吉他，铮铮地弹奏起来。大伙的热情被鼓动起来，于是纷纷找寻舞伴，随着音律节奏舞动。钱百丽和邹先松，是公认的一对，他们抢先出场，在场中翩翩起舞，博得满堂彩声，接着，陆续有人加入。

何玉惠、何玉玲两姊妹并肩坐着吃东西，眼睛不时飘向场中舞动的人影。

忽然，尹世成大踏步朝她们走近，玉惠心底惊喜交织：世成要来邀约自己，当他的舞伴……

玉惠胡乱将手中吃剩的面包用纸包起来，放到身旁的袋内。尹世成这时立在姊妹俩面前，他向玉玲含笑道：“我们跳一支舞曲！”

玉玲迟疑了下，转望玉惠一眼，不知如何回答，尹世成笑道：“不会跳没关系，我可以教你！”说完，他一手拉起玉玲，一手向弹吉他的孟右军做个OK的手势。

孟右军笑颌首，立直起身，走向玉惠，坐到她身边：

“嗨！”

玉惠正无神地由袋内拿出面包，闻言，她微侧一点头。

“你想，我要是转换曲谱，这场中的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子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玉惠啃着面包，目光逡巡着舞动的人影。

“有兴趣试试看吗？”

玉惠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孟右军抡指弹奏起来，节奏由平稳转而急劲，恍如湍急的水喧声直泻而下。

一时之间，场中人影大乱，有的依然不受影响，有的随着节奏舞得更快，有的干脆停下来。

有人抗议地大叫：“该罚！该罚！”

于是，场中跳舞的人群，哄然涌向孟右军，右军丢了吉他，抽身便跑，吵闹了一回，终于罚两人唱歌了事。

右军坐在火堆旁，弹奏着《寒雨曲》；何玉惠站着，面向世成，张着微颤的嘴唇，她深情地唱着：

吹过了一霎的风，
带来一阵蒙蒙的寒雨，
雨中的山上是一片翠绿，
只怕是转眼春又去 雨呀雨……
你不要阻挡了他的来时路 来时路……
我朝朝暮暮盼望着有情侣。

尹世成始终没注意到唱歌的人深情款款地注视着他，

或许,是他有意使自己忙碌,忙着让他没空闲听歌!

孟右军和何玉惠唱完,有人接着表演,钱百丽和邹先松表演相声,还有人表演戏曲……

场中始终没有冷场。

不知疯狂到了几点,绝大部分的人,都累得筋疲力竭,眼皮酸涩得睁不开了。终于,一个个躺下睡着了,场中一时人静火寂。

尹世成巡视了四周,确定大家都已睡熟。他望望偏西的月亮,信步走到场中,将火堆中的余火熄灭之后,才走到一棵树旁,依树仰躺……

忽然,他快将合上的眼睛,瞥到一团白色影子,起先,他还以为是同学中有人起来走动,可是他转念一想,女同学中,好像没有穿白色衣服的呀!

立起身,世成不疾不徐地跟着那个人影背后走。才走了三五步,白色人影忽然回过头来,望向世成。

世成一愣,呆了半晌,她!果真是女孩,脸孔在黑暗中显得特别白皙、清丽,一双宜喜宜嗔的大眼里,贮满了丰厚的似水柔情,苍白而无血色的小嘴唇,却又让人怀疑——她,真的是人间平凡女?

就在世成呆望她时,那女孩转过头,快速地隐身入黑暗中……

良久、良久,枝桠间一滴露水,滴醒了如痴如醉的尹世成,他怅然地回到树下,双眼却不由自主地望向影子消失的方向……

隔了不知多久,世成终于沉入梦乡。

大地像在瞬间便苏醒了似的,鸟叫、虫鸣,是大地恒久

不变的乐章，也是人间最清亮、自然的乐音。

大伙微睁开眼睛，却仍睡意阑珊，频频打着哈欠。

“哇——，想不到山上的早晨，是这么的可爱！”钱百丽打着哈欠，似乎仍睡意未消。

“嘿！开拔啦！”孟右军大叫，“赶快回家，我还要补睡一顿！”

玉玲被右军的叫声吵醒，她揉着惺忪的睡眼。

“喂！各位，昨天有没有人看到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孩？”尹世成背起袋子，挥着手问。

大伙面面相觑，有的摇头，有的表情不解。

“世成，你不是做梦吧？”钱百丽一脸的胡疑。

“保证不是，那时大家都睡了，我正准备踩熄营火……”

“对！”孟右军一拍掌，“传说中，她总是在营火刚熄时，才会出现……”

“谁？”几位女孩异口同声问。

“山中精魅、影子姑娘。”右军做个鬼脸，歪着嘴。

“什么时代了，还谈这个！要吓谁？”邹先松一脸不屑。

“又不是我看到的，是世成——”右军拿起地上的吉他。

“哎呀！拜托，别鬼扯了，快下山吧！”

“是呀！走，走了！”女孩子们齐声附和。

虽然没问出个结果，世成仍然一路想着那影子姑娘清俏苍郁的脸容。因为，她是那么清晰地留在尹世成的脑海里……

沿途陆续有人下车，最后，车上只剩尹世成、孟右军、

钱百丽、邹先松四人。

从上车开始，钱百丽就叽哩呱啦地跟邹先松说个不停，孟右军将吉他夹在双腿间，懒洋洋地不时瞟一眼钱百丽。

世成仰靠在座椅上，闭着眼，不知是在回味昨夜那白色的倩影？抑或睡眠不足，正在假寐……

忽地，孟右军伸手摇摇世成：“喂！别睡得像猪，回去再睡！”

“干嘛？”世成张眼望着右军，反问。

“还没向你道谢！”

“谢什么？”世成一愣。

“帮我制造机会！”孟右军眨眨眼。

世成笑了。

右军又道：“如果我成功了，一定帮你拉拢她妹妹。”

“少来！她妹妹太清涩了！还没成熟的果子好吃吗？”世成向右军一眯眼，“你还是自己加足马力追吧！”

右军的表情有点尴尬，笑了笑，问：“说真的，毕业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一个月前，有一所学校招聘教师，我寄了一份履历表，还在等消息。你呢？”

“我老子要我先去学开车，拿到执照后，万一他的公司忙不过来，希望我插一脚。”右军家有一支车队跑运输。

“那好呀！”

“好个屁！我才不干！”右军双眼瞪着车顶，好像他老子就在那里，“早知要当候补司机，何必让我念大学？”

世成不懂。像自己，从小依靠帮佣的寡母抚养长大，既

无好的背景，又无事业可接，才真的是无所依靠。

“唉！你不知道，我的志趣不在此！”右军摇摇头，转向邹先松，打断钱百丽的话头，“你们呢？”

“什么？”百丽满头雾水。

“将来呀！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先成家，后立业！”邹先松懒散的神态，却突然蹦出吓死人的话。

“哟！”右军立即坐正，吉他差点掉了，他忙扶好，“百丽同意吗？”

“不同意就算了！”先松还是淡淡地说，“我找别人。”

“你——敢？”百丽叫着。

大约是她伸手拧了先松一把，先松龇牙咧嘴的，却硬是没叫出来。

“钱小姐！拜托你别老是欺侮先松，好不好？”世成斜睨百丽。

先松连连点头，想是很高兴世成替他说公道话。

“哼！他呀，生来就是欠我的！”百丽甩甩头，一付笃定状。

先松拢起眉。

右军叹了一口气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”

“你又不是先松，穷酸什么？”百丽狠狠地道，“要是你呀！我还不屑管呢！”

右军无奈地一摊手，转向世成：“床头吵，床尾好，夫妻事，咱们少管。”

“少胡扯，我们还没结婚呢！”百丽大嚷道。

突如其来的大声喊叫，引起车内其他乘客的注意，大

家不约而同地转过脸来瞪视着他们，先松忙拉她一把。

百丽原来还想说几句，硬是给先松制住。

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不久，车子到达终点站，于是大家摆摆手，道声再见便各自回家了。

回到家，世成卸掉肩上的背包，脱掉布鞋，还来不及喘一口气，就迎上母亲慈爱的笑，并递来一封信。

“世成，你看看，这是不是你的？”

世成伸手接过一看，顿时狂叫出声：“哇——”

母亲不解地看着他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妈，你快不必去帮佣了，我找到工作啦！”

“傻孩子，妈身体硬朗得很，不去工作能憋得住？”母亲笑了笑，“是什么样的工作？”

“教书。”世成拿起信封，顺手撕了开来，顿时又长长泄了气般，“哦！我的天，还要口试，我是第三位！”

“那有什么关系？对自己要有信心！”

“对！要有信心！”跌坐在破沙发中，世成苦笑。

“信心是很重要的！”母亲拍拍世成肩膀，“如果妈妈对自己没信心，如何能养大你、供你念书？要知道，妈大字不识一个！”

望着满脸皱纹的母亲，世成不禁惭愧地低下头。才刚毕业，而且是第一次就找到个不错的工作，怎可能因为一场口试，就退缩了？！

比起母亲，自己是否太懦弱了！

“不要担心，如果没被录取，顶多再找其他工作！”母亲